

T5362/211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ukuba, Ibaraki, Japan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重刻洛水文集小引

吾族自太守元譚公開于晉于

梁則有若安國靈洗公于唐則

有若都使澧公自是始荒我汶

川之居繩繩相繼代有顯人迄

于有宋尤稱蟬聯郡邑中一時

佛六學漢
圖書館珍藏印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爲相者若文簡公大昌正惠公
卓訥菴公元鳳其在敝里則吾
祖少師公也皆照曜汗青耀煌
今昔我少師公生具異穎兒時
詠冰遂播奇句稍長遂篤慕古
人之學耻爲章句習登紹熙進

士丞相趙公汝愚奇其文擢冠
多士爲忌道學者抑置第三筮
仕專任德化屢著異績如在樞
密丘崇幕中出奇策活民兵萬
餘人之數一時稱爲國士然公
慨慷尚氣節以天下爲已任常

有恢復大志故論當時根本急務用兵機宜往往切中如指掌然至于上書輪對多危言直諫時雖以此重之而亦以是忌之若史彌遠輩皆因而中傷公力求休致乃得出倅閩中以平劇

曆戊申年山水暴漲板爲漂失不肖遠懼寢久而遂湮也乃取舊本重訂壽諸剞劂夫有美弗彰後人之責也後之子孫尚續其緒無令隕墜也時

盜功垂成而忌益至公遂力請
祠歸觀真公德秀之言可以見
公爲人矣公歸優游里中者尚
十餘年前後召用皆不起加少
師致任其爲學本之六經根極
理奧醇正弘大平和至足若我

公者真有用之經濟哉今奏議
書牘之文具在可攷而知也惜
乎時未究其用耳以推世系本
河北洛州故自號洛水遺民有
洛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
熙朝一再刻之僅得三十卷萬

程洛水先生文集

總目

卷一

制誥

卷二

奏疏

卷三

表箋

卷四

議

附進故事

洛水集

總目

一

卷五

策問

卷六

講義

卷七

記

卷八

序

卷九

題跋

卷十

墓誌

卷十一

行狀

卷十二

祭文
哀辭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尺牘

卷十五

啟

卷十六

致語

卷十七

祝版

卷十八

疏

卷十九

文

卷二十

賦

卷二十一

擬古

卷二十二

五言古

卷二十三

七言古

卷二十四

五言律

卷二十五

七言律

卷二十六

五言絕句

卷二十七

七言絕句

卷二十八

說

卷二十九

贊
銘

卷三十

樂府

附錄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制誥

卷一

理宗卽位大赦文

諭經筵講讀官詔

倉部郎官潘樞除大理少卿詔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奏疏 卷二

擬上殿劄子

乙亥輪對劄子 二

丙子輪對劄子 二

初開講筵劄子

甲申上殿劄子 二

輪對劄子 五

代上殿劄子 四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辭免除起居舍人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皇帝

辭免除刑部尚書

皇太后

辭免除翰林學士

戊子乞祠劄子

戊子內引劄子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辭免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乞休致劄子

繳進耕織圖劄子

再乞祠劄子 二

辭免知贛州

再辭免知福州

辭免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

表箋

卷三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賀 皇帝表

浙西謝表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代浙東提刑謝表

代岳州到任謝表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賀元正節表

慰 皇帝表

謝曆日表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箋

代賀 皇帝表

代賀 皇后牋

代賀平蜀表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代總領到任謝表

謝除禮部尚書表

建寧府到任謝表

議

附進故事卷四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祧廟議

明堂中辛議

邊幣議

進故事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一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制誥

理宗卽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
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祇仰先皇、自承
丕緒、不以大寶爲樂、惟以萬方爲憂、懷保小民、欽
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
形於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

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纘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尙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諭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旣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尙賴諸

賢、悉心啟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卽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禎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禎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卹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

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
汨於吏姦、莫庶人命、強者輒恃巧心、析律貳端、久
繫株連、遂易庾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
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興、民寃莫伸、哀矜之意微、
剝歛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
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
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
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
畱、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

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定著於勤王、如
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耀爲社稷之
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旣稽功之無間、
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
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
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

遁兀木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寢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追今以爲冤。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堅。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峩峩。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諡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啟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

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洛水集

卷一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

參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奏疏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旣苦旱，夏必傷潦，不唯此爾，有道之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

不食望。迺去歲之秋，月食望矣。日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爲輔拂，益進其所已爲，交脩其所未逮，蓋轉移其象。

銷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無已，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尙至望陛下者，尙深乎。祐之而無以答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怠，爲難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怠。未雨則憂，旣雨則忽。殊不知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祥未應，其象

故在。元魏之時。熒惑見而忽亾。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有無其應者也。惟陛下勿以爲不見。勿以爲既往而遽忘之。則天下幸甚。

乙亥輪對劄子

恭惟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每以天下爲憂。未嘗以位爲樂。故含齒羣生。同心愛戴。而變故相仍。旋卽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者。臣竊窺陛下之心上。憂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下之未治。外憂殘虜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爲未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蠲蔡京等橫斂之

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平之基。嚴
司理錄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之期。
以寬吏部之闕。此治內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清
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
人覘伺之心。削歲幣。正名稱。以爲他日強虜之慮。
選王人。核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朘剝。明功籍。以
伸士卒之氣。此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
外之權。昔諸葛亮卷卷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
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以興也。親小人。後
漢所以亾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若漢唐。然所
以亾天下者。有四。而戎狄不與焉。宦者甫息。而外
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然
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戎狄退聽矣。木必先蠹也。
然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
治。亦曰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
矣。臣更有獻焉。攷之農時。已逾芒種。天之閔澤。猶
豫逮今。得非陛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

亦尙屯於此乎。臣試邑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黥籍沒，所至紛紛，冤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蓋至三年，然後爲旱。今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旣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沒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暨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進止。

其二

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

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朝廷清明，羣正彙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奇偉，忠節鯁亮之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朝廷益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王曾、剛正如魯師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勳，所當疎遠。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是說也。若書生之常談，實聖時之急務。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重圖之，取進止。

丙子輪對劄子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蓋人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天下，洗濯提携，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之代謝，循環而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爲天，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業，自藝祖創之，太宗定之，真宗飾之，至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用安靜之政，然閱時寢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加以振厲，若

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平。若不可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輿以增諫員，則言路通而士氣伸矣。出內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獻計陳謨不爲無用矣。凡此數條，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

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

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爲之志故寬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下財幸

其二

之污隆亦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卷愚衷姑塞明制惟 陛下財幸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五胡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亾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雋各十餘年符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

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齒之多未有若女
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
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一狄生而又
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糾風
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
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
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爲臣言中國之兵不戰
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
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倖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

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
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
且欲先招萬人正爲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
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眎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
秦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
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爲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
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
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
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

然既知屯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

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謀也。必鈎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言曰。虜之士馬。尙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

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畱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

心旣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遽報寢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聞邊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燧不舉虜猝至前率不能辦此又犯謀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鑿也覆而不鑿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

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來自邊方者、猶以爲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濠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某所可設伏也、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

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某所當屯若干也、某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

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將事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種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述疎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陛下幸赦之。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天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唯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

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

十一年之間、方內又安、舊疆浸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

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記以爲富，無益也。徒以惑。聖志而煩。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慈幃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宋無極。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甲申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克，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強。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強。蓋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此兵政者，將帥也。士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搖。將非其人，則軍政壞而國勢弱。昔鮑宣有

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采消磨、庸繆若賢、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陛下褒表忠烈、獎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傳會之說、雖不足錄、然緣物求類、變不虛生、其言陰雨以爲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悲怨怒、遂爲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爲魚、怨氣蟠結、今州峻縣剝、虎暴螟殘、杼軸盡空、不異寇至、憑城依社、頑不畏

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陛下一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唯天、今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尊食不安軍幙、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今之庸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而蠱溺自戕者、輒當柄任、盜

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寬期躡後。列營萬竈。羸若
鳶形。坐甲戍邊。率多凍斃。閱圃不開。而私產連阡。
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陞。驍勇不別。陛
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庸若
是。臣願陛下獎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
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銳氣。風操端聳
者。拔之以起頽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羣心。志
慮深長者。使之贊籌帷。器畧沉雄者。使之斷國論。
穉穉其良。諤諤其昌。則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呂。

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籍之法。宣之命令。使
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下知避而識趨。
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司。監牧不
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能時
焉。倣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
彥。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
非。關隘之隳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
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知所畏。不敢肆
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怨民。邊無怨兵。

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
將無施而不可者、而况區區二虜及流民乎、惟
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
進止

其二

臣竊聞新虜遣介求通、而朝廷止其介於山陽、
不許其輒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
西域求內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
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遼絕、緩急不可仗、二君之識
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爲也、蓋崛起小戎、初
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持金許年、竟不能滅、
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回紇如女真、環列其旁、
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老酋塊坐窮沙、亦旣許年

不敢一日輒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歲以來，攻邀我者，豈非犬羊之詐，謂中國爲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朝廷下之制，相力折其萌，曉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包藏之姦，使之震懾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亾厥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酋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夏反顧之憂，涉金虜未亾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爲敵哉？又况山東諸郡，韃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閩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虜特近，唯選諸蜀產之英，仁厚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一旦之須，此則蜀之至計耳。

惟

陛下加

聖意焉

惟陛下加聖意焉。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鬪，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於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鬪，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於

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劬。大敵則犇。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朝廷

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古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戎虜。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

一面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

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

其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卽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也。昔慶曆中，諸道轉

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歛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糶以爲酒本，糶或充溢，則又俾之納錢，易稅而爲糶，易糶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子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况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其三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卽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

倖心領印未幾卽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贏惟
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間出
他岐廉耻道喪倖者一人倣者皆是心無固志政
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
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耗無手
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躡民怨盜起
朝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 陛下
赫然下令嚴 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慘崇寬
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
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
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惟 陛下幸聽
之

其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 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
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
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
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
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鞞

人殺僂，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之人，以謂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據邊城以苟活。是亦卽人情而論之也。夫入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旣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

僂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僂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後明降勅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

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捍而爲善良、耻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賸剝者而簿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爲豐、化菑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

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宸衷加念焉。

其五

臣聞庸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

疆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

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羣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誠。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

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闢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太寶之箴，已上之卽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亾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亾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之諫，其詞曰：陛下正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終一也。陛下正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漸不終二也。陛下正觀初，役已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之言，乃爲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

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况人主之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讒說之必墜，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理昭澈，政之所當施，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心與慝，莫不坐而燭之，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

之日久矣，仰識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旃，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旣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目所接、無郡無之、唯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往前後因循、無肯留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營一觀、意所

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有不可
爲者哉。又况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苦。
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
明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
攷其所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
水利。正田賦。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
後世之所謂政績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
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
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使之習熟其風土。周

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具來上。勿拘以
名件。其利可興。其害可除。其弊可革。其事當建明。
其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傳之
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
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
付之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
間。而朝廷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
言而奪其謀。不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
未滿。則亦不以召。不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

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
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欺罔之罪、而其言
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此則海宇之
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爲明時治道之助、實非
小補。

其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
之令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
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卽位以來、

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
深歷世故者、莫如諸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
者、唯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從姑息、故頻年數
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思聖人之所
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乃聖人
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暴、
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
歲一赦、大霈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

恐獄訟之淹延與刑罰之寬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爲盜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世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爲盜情理蠹害者亦當遵守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

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其三

臣治郡亾狀日懼黜幽既竊寬恩更洿卽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爲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

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尙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劾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爲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爲之寬期人戶陳詞則必爲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爲悠久計則未也臣愚卷卷欲乞 聖慈特頒 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廉強敏者以爲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惑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

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
兩稅之額如坤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
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
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賞仍乞下吏部
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爲幸甚

其四

臣仰惟 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
所而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
軍土軍及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唯比年

放停之兵犇潰之卒 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郡邑
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尙
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則三五爲羣公肆
喝取方此歲惡而 朝廷皇於賑卹民賴以安獨
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况小盜不戢大盜之招
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
舖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諸州
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卽隨闕額收填不
惟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聚見於寶訓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輒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摹、七十篇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觀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

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丕桀。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美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彝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進止。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畿，行周歲籥。雖歛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羣姦。至論激揚，茂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消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曾天陛之未瞻。迺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采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祇速顛隳。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別選英髦，增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蓋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是揆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寔彼周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徼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令斲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真益章非據又况紫薇借筆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望公朝特賜

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幃，班行竦聽於徽言，綿宇豫占其泰治，然念仰禪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顛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辭，伏望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后屬望之志，下以

承 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皇帝

聯翩有命，媿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筵，宜得鴻宏之彥。豈容亾具濫使充員，如臣顛蒙，今復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耳之聞，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誤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恩命，臣未敢

祇受。

辭免除刑部尚書

懇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
聯八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
盛代、况飛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
八方爲之風靡、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
服、如臣才術、無一瘡人、甫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
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又况史館經幃、玉堂詞
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華、取名過優、席寵
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 皇帝陛下、初肅

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讀代
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
俟命。

皇太后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爲期，選用之
間，人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
臣夙揆迂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唯以養親，詎意
遭時，寢塵法從，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
爲華近，必也道德足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
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華國，人與位稱，不忤不疑，如
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充數，閱日幾何，玉帛鼓鐘，
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條章，伏望

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幃，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曰歸之請，併還所假之官，詎意出繙，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興，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

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則辭落
丹青。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自
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頌。與
我制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 皇
仁。俯垂天照。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
奇才。往當嚴任。庶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
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
臣未敢祇受。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
愚。甘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點
清班。寧皇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
之寵。自常伯而洵詞林。幾載于茲。一毫莫効。分量
既溢。神理弗容。比侍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麋
粥。曲示恩私。給鬻炭。給掖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
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右臂麻木。兩目昏
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幙。亦日覩於

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強竊慮因仍不息氣血日
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 皇帝陛下鑒臨若
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寔陛下之親見察臣
非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尙期湯火之蹈

戊子內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躡冒清華執簡金鑿譚經虎觀日侍
清燕初末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
緩仰答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邪
閒退期弭餘蓄而天眷流行至于四五臣俯林私
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須符舜履且特御便
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雖
移而猷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
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

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旣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旣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效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儉人鑿空，造筭訖墮。大僇幾絕，明時迫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瓶粟久虛，敢不重拜。雲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寄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恩，免洿西廂。

之綴庶安分守永答生成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綸言誕布奎直躡陛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
蚤塵華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羣
寇出沒三州不啻十萬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
不至臣亟行招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
多行剪僇由是羣賊相率納款十已八九夫何仇
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
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畀隆恩欲望公朝曲
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始成終之賜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愾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
明被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
八年再司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
功豈虞設筭之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已
駕已說於他人况大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
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搖今既及年所當納祿
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庶遂初心天地成
終之功麋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伏俟命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蠶經太宗畱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璿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春籩入廩織則自初浴蠶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織悉備具如在郊野日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寘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秩謹

以進呈伏望 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歛則 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再乞祠劄子

臣不避嚴誅洵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從閑退或畀叢祠斬以少弭菑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畱威命期以一起朝參然後再陳欵幅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 陛下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又失長子四歲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歲華而幼女

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木、盡
寄郊垆、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
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
嵫、僅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
豈能脩於職業、伏望 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
阡危、俾備祠官、獲訪歸路、挈此數椽、復于故山、庶
幾少追於餘殃、或可尚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
之賜、

其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
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于睿聽、寔冒嚴
誅、臣非不知仰體 陛下之隆恩、退服 陛下之
威命、然臣積歲亾補、久合投閑、巨罰游罹、尚復固
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
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其既老、乃輒冥行、
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 陛下之恩、不
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已盈、
蓄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恙未平、今茲奇

禍侵陵、豈非天孽難追。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唯慙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諱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況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不容自己、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芒在背、所以連歲卷卷、所狼納祿、又况漏盡未休、神理所忌、老不作蠶、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
六經之間有全摹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
取遠功柰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尙蒙軫錄
俾効驅馳而臣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 皇帝
陛下矜其告憊賜以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
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不任隕粵俟命之至

